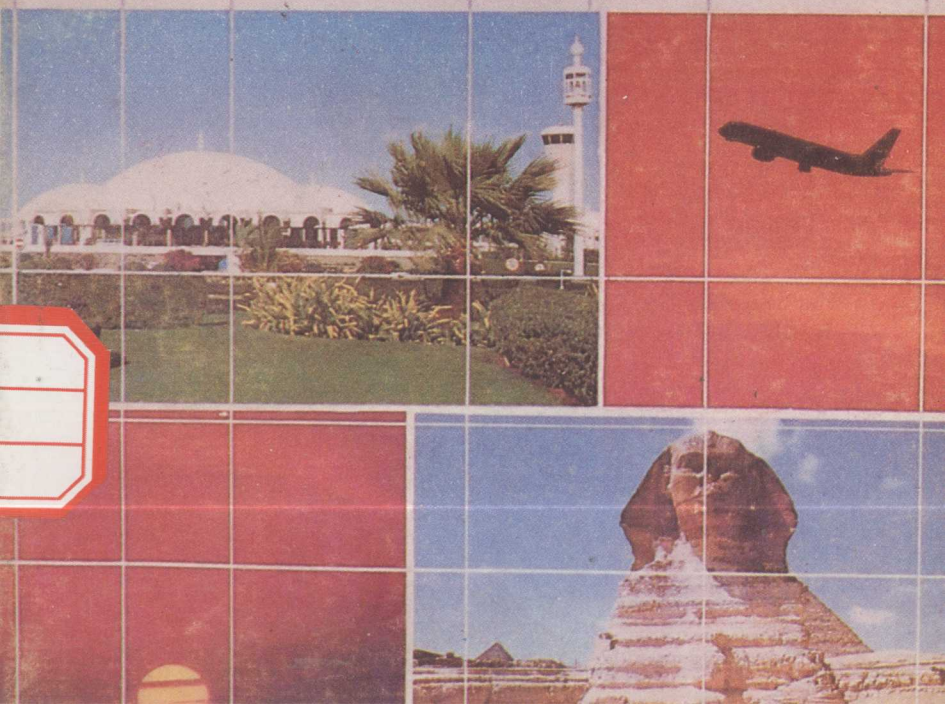


YIGUO JIANWENLU

异国见闻录



异国见闻录

董原 选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奚晓青
谢德风
封面装帧 胡朝惠
技术设计 肖 今

异国见闻录

董 原 选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四川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7.125印张 134千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21-00397-1

I·91 定价：2.00 元

GUIZHOU RENMIN CHUBANSHE

YIGUO JIANWENLU

序

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董原同志给我看了一本他选编的散文集《异国见闻录》，要我作序。他知道我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只圈出了其中的十几篇，供我参阅。

在我抽读了几篇以后，我发现这些作者所描写的异国地方，绝大多数都是我在半个世纪或七年以前所去过的。如日本、埃及、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等等。不过是时代不同，作者们对于他们所看到的对象的想法和感受，也就与我有所不同罢了。

总起来说，我们去到国外，都会有一种新奇之感，他们的文化传统、国家制度、山水人物、人际关系等等，在我们眼光里都会反映出种种不同的感受，比如在：

程相文的《静静的小树林里》，他描写了一个热爱大自然，又自觉保护大自然的南斯拉夫小姑娘，她极其可爱，活泼而又有礼貌，她的言谈举止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男女少年学习的榜样。

郑万鹏的《鲤鱼旗》也值得一读。这鲤鱼

旗我在日本曾见过多次，只是文章里有一事实使我震动，就是说日本近来对于“机器文明”的向往，导致一个中学生逮住一只活的青蛙，偏在它的身上到处找开关。这表明，“文明人”和大自然是多么疏远了！

何子铨的《祝福你，小萨米》，讲的是一个在巴黎求学的阿尔及利亚富家子弟的苦恼。中学生小萨米受到家长的宠爱，但他们又准备让他和自己的堂妹结婚，以保证家产的不致于外流。萨米深知近亲结婚将产生苦果，于是在苦恼中孕育着反抗。作者福祷“萨米凭着自己的知识和创造精神，为自己创造一个幸福的未来”。

张德鑫的《在大洋彼岸的课堂上》，介绍了美国学校中的一些情况。作者看不惯在美国课堂上表现的一些“平等”和“自由”，譬如对老师直呼其名和把光脚对着教授的“平等”，以及上课不守时刻的“自由”等等。但对一位做助教的中国女生，在讨论中国人口问题时，敢于批驳她的教授的错误观点，并且博得满堂的掌声一事，作者又禁不住有些欣赏。

阎德早的《卡尔美拉心中的光》，写了作者的一位意大利女学生卡尔美拉，她酷爱美术，尤其崇拜达·芬奇的画风。她自己的画也得了奖。但终于因为家境贫寒，只得放下画笔，和一个富翁结了婚，成了做“活广告”的“不幸的人”。对这篇文章，我有一个小小的建

议，作者把威尼斯的水上轻舟音译为“弓都拉”，这种小舟我也坐过，我把它称为“共渡乐”，也许译音不太准确，但是情趣出来了。

丁国的《迷惘中的求索》，讲的是作者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参观时，忽然遇到从前他在国内教学时的一位法国女生白普拉。她在中国的1976年，正是中国的多难之秋，她和中国人一同过了艰难痛苦的日子，同时她自己的生活也十分困苦，一面求学，一面工作，受到了许多轻视和凌辱。但她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她看到了曙光，她最后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一篇充满哲理的文章。

白水的《奇妙世界》，描写的是美国洛杉矶的迪斯尼乐园，它是熔知识与娱乐于一炉的童话般的世界。我没有去过这著称于世的乐园，只在电影中看见过，但我的女儿们都去过了，说的和这篇文章大致相同。作者希望在若干年后我们中国也会有一个“中国式”的迪斯尼乐园。

谢业顺的《旅法杂记》，这篇文章中写了法国历史上的许多事情、许多人的言论和年轻一代人的只顾目前，只谈个人自由等等，值得仔细阅读。“但我自己想起1936年夏秋之间，我独自在巴黎度过的一百天。那是我和我的老伴吴文藻旅游欧美的一年。我们到了巴黎，文藻

又要到英国牛津大学，去学习“导师制”，我不愿意离开巴黎，就在那里独自住了一百天。我每天早上到卢浮宫博物馆参观，下午就坐在香舍丽榭大街的咖啡座上，看着过往的穿着那年时髦颜色——淡青和淡黄——的衣帽的妇女，觉得法国妇女真会穿衣戴帽，真俏！

中 张德鑫的《它们不该在这里》，看得我热血怒沸！1936年的冬天，我也参观了大英博物馆，我惊羡了它的藏书之多。但当我走进中国馆的时候，我对这所博物馆的良好的印象，一下子都消失了。我们中国的宝物，凭什么都被他们锁在这里！那是我出生之年——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如入无人之境，宫殿府第任凭他们大加抢掠。大英博物馆便是英帝国主义者收藏赃物的地方！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谁敢再往中国探一下头，管保他打得头破血流！看见这些宝物放在那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由此想起过去而加倍警惕。

盛成的《兴趣教育的不幸》，是一篇经验之谈。盛教授对于杜威主张的兴趣教育，颇有兴趣。我记得二十年代我还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时，北京大学就延请了美国的杜威博士和英国的罗素先生到中国讲学。我们也曾请过他们来校演讲。他们讲的什么，我都没有印象了。我们中国的教育曾否受到“兴趣”的影响，我不知道，但前几年确有文理分科太早的毛病，学生们学

到的知识，都有狭窄偏颇之弊。这几年来似乎好了一些，逐渐走上培育“通才”的道路，这是可喜的现象。

以上是我读了《异国见闻录》中的几篇文章后的感想。他们都是中国人看到异国生活后所说出的心里话，每篇都有特色，而且十分真切。我希望每一个没有出过国门的青少年都来读一读这本书，来增长知识，扩大视野。

交稿期迫，我奋笔疾书，随看随写，难免挂一漏万，读者最好还是去读原文。

1987年10月29日

目 录

序

在大洋彼岸的课堂上 (美国)

它们不该在这里——参观大英博物馆断想 (英国)

静静的小树林 (南斯拉夫)

鲤鱼旗 (日本)

小主人翁 (埃及)

祝福你, 小萨米 (阿尔及利亚)

仙人果和卡特茶 (阿拉伯也门)

绿色的梦幻 (阿拉伯也门)

卡尔美拉心中的光 (意大利)

弗洛雷斯的奋争 (意大利)

迷惘中的求索 (法国)

青春的闪光 (芬兰)

人生之路难寻觅

——几个法国青年的苦恼 (法国)

奇妙世界——迪斯尼乐园 (美国)

环球水相连 (英国)

旅法杂记 (法国)

地铁里的老人 (法国)

沙特——中国 (沙特阿拉伯)

冰 心 [1]

张德鑫 [1]

张德鑫 [4]

程相文 [9]

郑万鹏 [13]

李润新 [18]

何子铨 [24]

莫 纛 [31]

杨孝柏 [35]

阎德早 [44]

阎德早 [48]

丁 园 [53]

王希增 [62]

谢业顺 [72]

白 水 [80]

张占一 [85]

谢业顺 [90]

张树昌 [100]

杨孝柏 [104]

没有摄下的镜头 (埃及)	施光亨[109]
天方桃李情 (埃及)	王绍新[115]
中国, 索地古纳 (苏丹)	熊晓焰[119]
为了感情上的需要 (西萨摩亚)	周翠琳[125]
一位芬兰老人的心愿 (芬兰)	肖 明[129]
想念你, 小保罗 (法国)	何子铨[136]
域外夜景一幕 (哥伦比亚)	方 琰[141]
啊, 绿星 (墨西哥)	李威伦[146]
青年公园与儿童城漫游记 (罗马尼亚)	王学作[150]
一个难忘的圣诞节 (罗马尼亚)	王学作[153]
巴格利的心愿 (马里)	王世生[157]
金 合 欢 (马里)	王世生[163]
孩子的启迪 (阿尔及利亚)	李宝德[168]
米切尔和她的中国教练 (秘鲁)	孟宪臣[172]
迪亚娜和她的小白狗 (秘鲁)	孟宪臣[176]
少年消防队 (瑞士)	汪宗虎[180]
老作家和小读者 (南斯拉夫)	程相文[186]
马可·波罗的第二个诞生地 (南斯拉夫)	程相文[192]
加里·科尔曼 (美国)	朱建中编译[196]
美国来信 (美国)	海 潮[201]
莫再谦称 (美国)	张德鑫[204]
在海外宴席上	张德鑫[209]
兴趣教育的不幸	盛 成[213]
——盛成教授谈美国教育 (美国)	

在大洋彼岸的课堂上

张德鑫

坐在我旁边的大胡子正津津有味地边喝边嚼着他的午餐，挨着他坐的伙伴不时伸出手来分享那盘炸土豆条。后边角落上一个男同学正跟一位女同学细声慢语谈得投机。屋中间地毯上，横七竖八地坐着跪着趴着或半躺着一群年轻人，他们大都上着背心恤衫，下穿短裤短裙，脚蹬拖鞋或干脆光脚。

那是在聚餐或开晚会吧。不，你猜错了，那是在教室里。噢，准是课间休息呗。你又没说对，此刻正上着课呢。

突然，我右边的空座上冒出了一双毛茸茸的臭脚板，正好面对教授，且还有节奏地晃着。教授，一位过早谢顶四十开外的矮胖先生，对于他这班在我看来简直是目无师长不成体统的学生，似乎早习以为常。他不仅无丝毫见怪忿怒，且他自己讲到兴头上，竟也会一屁股坐在讲桌角或椅背上去。

这时，教授要把一张大图表挂到黑板上去，他累得满脸通红还是挂不好这图表。我真想冲上去帮他一把，可一瞧满屋子门生学子居然都熟视无睹稳坐钓鱼台，或无动于衷地忙自己的事，我顿时失却了上去帮忙的全部勇气。就在此时，教室门开了，一位湿发光脚身材修长的姑娘神采焕发地走了

进来，手里还夹着一把衣服，显然是刚游完泳。她从讲桌上取讲义时，顺手帮教授挂好了图表，教授立即感激地说了声：“谢谢！”

不一会，忽听得一声口哨响，“臭毛脚”嚷了起来：“喂，鲍勃，这个问题再讲一遍好吗？”难道口哨代替举手？我正疑惑他这是在跟谁说话，只听得教授已开始复述刚讲的那个问题了。啊，鲍勃就是教授，教授就叫鲍勃。美国人的习惯，不管是师生还是长幼间，皆可彼此直呼其名，正如后来一位美国学生跟我说的：“我们任何人之间都是绝对平等的。”

起初，我以为这堂课上的“平等、自由”现象是偶然遇上的，后来发现在别的班、别的课上也差不多，进而了解到至少在加利福尼亚州是比较普遍的。这里上课迟到、早退、缺席听便，无考勤制度。上、下课也从不打铃，教学楼压根儿就不装电铃，时间掌握全凭师生间的“君子默契”，彼此自觉遵守规定的时间表，若教师拖堂，学生只管自行离去。课时一般安排在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之间，尤以十时至三时为“高峰”时间。午饭自己找课间空隙解决，可买快餐在教室里边吃边听，校内就有食堂供应快餐。至于午睡，从没这一说。这儿的作息习惯是，大都后半夜上床睡觉，中国留学生学习都很刻苦，第二天八、九点钟能起床算是早的。这样的学习环境和习惯，我们刚来时很不适应，但要不多久即会“入乡随俗”。不过，那种向老师伸臭脚丫子的“课堂文明”，我们中国留学生是永远不会效法的。

也许美国学生就是这“德行”。其实，美国青年还是很可爱的，就我在加州大学所见，他们都很随便、直率、活跃，表现在课堂上就是好问好说，简直什么都敢问敢说，那种中

国学生常有的在老师、同学面前胆怯、羞涩的心理和表现几乎见不到。还说刚才那堂课吧，“臭毛脚”嚷嚷后，其他同学也接二连三发起问来，讲授变成了答问和讨论。教授也不时反问学生，大家都抢着回答，且师生都尽量用语幽默逗乐，笑声满堂。这要在咱们国内，恐怕就会认为太不严肃了。后来我注意到，这儿上课多课堂讨论形式，或者说讲授常在讨论答问中进行，教师很少照本宣科教材的，教师的水平往往体现在答问和组织好课堂讨论上，这是美国大学课堂教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于美国学校课堂上的民主精神，我最欣赏的是，教授、助教、学生在学术观点上的真正平等自由。学生决不肯从教师，助教也可跟其教授大唱反调，教授不会因此而恼怒或给小鞋穿。我认识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她同时给一位社会学教授当助教。教授讲世界人口问题，其中关于中国的人口政策部分，因袭了美国政府的某些材料和论点，多有歪曲不实的讲述。这位中国助教宁冒被教授解雇的危险，在辅导课上明确反对教授的观点，她根据自己所知的我国政府的有关政策和材料，严正驳斥了美国政府对我国人口政策所作的诬蔑和歪曲。课一讲完，竟意外地获得热烈掌声。那位教授也破例来听课了，他当场称赞他的中国助教讲得好：

“我虽并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材料充分，引证有力，我祝贺你的成功！”有的学生也当场表态同意中国助教的观点而与美国教授相左。这种师生彼此独立思考、各抒己见的“争鸣”精神，当是美国大学课堂教学之精髓。

它们不该在这里

——参观大英博物馆断想

张德鑫

还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英国伦敦有个大英博物馆。它那历史悠久、藏书丰富的圆形大阅览室令我神往和崇敬。因为马克思、列宁、狄更斯、萧伯纳等伟人曾在那儿辛勤阅读和笔耕，写出了不朽的传世之作。马克思曾用这样的语言形容他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关系：“我已经大约两个星期没有写东西了，因为当我不在图书馆的时候，无论有多么好的愿望，也总是不能动笔。”还传说马克思在那儿常坐一个固定的座位，每当他沉浸在阅读或写作中时，脚下也会不自觉地跟着使劲，久而久之，他的座位处便留下了一个小坑。这些动人的记录和故事，无疑是大英博物馆的光荣和骄傲。

然而，今天当我有幸在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艺术宫殿中流连时，不能不为它的藏品之丰之全之珍稀而惊叹，从而引起了我一些更深沉的思考。它虽名“大英博物馆”，但英国展品所占比例和比重并不大。它之出名，乃在于收罗世界各国国宝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举世无匹。尤其是人类古代文明的摇篮和精髓之地如古中国、古希腊、古埃及的大量孤珍文物流落到了这儿，堪称集东、西方古珍宝之大成。还是让我们

在这个人类艺术宝库中匆匆浏览一下吧。

在中国馆收藏的重宝信手数来即有：东晋顾恺之存世的《〈女史箴〉图》，相传是中国美术史上开卷摹本；八世纪时的敦煌画幡《净土变相图》，乃绢画中的精绝之作；八世纪前的《黑人陶俑》，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就有发达的对外贸易远航非洲的佐证；北朝的《猎鹰坐俑》，为国内罕见之极品；一米多高的唐朝天王立像及巨大的门神头像，还有宋代观音菩萨的坐雕等，属世界同类雕像中的佼佼者；唐三彩中的三彩驼、三彩镇兽、三彩文官俑，全是正宗唐三彩的遗珍；玉器中的汉代《玉雕驭龙》、唐代《黄玉坐犬》等，无不都是举世瞩目的至宝。至于其他名家孤本、大师手笔、历代瓷器等大大小小展品，更是琳琅满目，举不胜举，半天都看不过来。这件件龙的遗珠，无一不是我中华文明之象征。

一进希腊馆，即来到了一个神秘绚烂的石雕世界，整个展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细白石浮雕和雕像。那千姿百态、体格匀称强健的武士和运动员雕像，展示了古希腊人崇尚健美的风貌；那每块四平方英尺大的浮雕，生动地描绘了神话传说中的战争及人与自然搏斗的情景，想象丰富，构图奇特；另一组每块三英尺高的浮雕，表现了人们欢庆节日的各种热烈场景，是一幅幅古希腊人民真实生活的世俗风情画。这多达八十八件精美绝伦的石雕古珍，皆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巴特农神庙的饰物，是神庙历经毁灭后几乎仅存的国宝。巴特农神庙是专为祭祀雅典城的守护女神雅典娜而于公元前四世纪建成的。由古希腊最负盛名的建筑大师伊克提诺斯主持设计。公认是古希腊建筑艺术在鼎盛时期的完美典型和最高成就，是希腊古文明光辉灿烂的标志及民族尊严荣耀的象征。

如今却成了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埃及馆内最引人注目的是，多达上百具的男女老少大小各异的木乃伊，可谓品种齐全。当你在这件件来自世界另一个角落的文明精华间踟蹰赞叹时，你又仿佛置身在尼罗河文明的摇篮内和金字塔的沙漠旁，这儿还有人面狮身像的巨型“胡子”。

据说，还有数不胜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大约数倍或数十倍于所展出的部分仍在博物馆的地下仓库中沉睡着，不见天日。笔者还曾参观过其他一些欧美国家的博物馆或东方艺术馆，见到许多国家的国宝文物竟然“移民”在那儿。尤其是法国和美国的收藏，其量和质决不逊于大英博物馆。（本文尚未涉及散失在外的图书资料中的孤本珍典。）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却在异国他乡见到了在祖国反而看不到的国宝，个中滋味委实不堪名状。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本该是各国的镇国宝物何以会成了大英博物馆的“收藏”？一部充满野蛮血腥的世界近代史即可作出回答：那是当年老牌英帝国主义者巧取豪夺从世界各国抢来偷来骗来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博物馆的主人在展出这些异国珍宝时，居然能面不改色心不跳毫无负罪歉疚之意，甚至还寡廉鲜耻不择手段地来美化自己。明明是希腊巴特农神庙的石雕，展厅的介绍却改头换面标以“埃尔金”这样一个英国名字，并故意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地说是一位在埃尔金有封地的英国贵族，将这些已成废墟的石雕“从毁灭中拯救了出来。”然而，希腊人民自有一本帐，这个名叫托马斯·布鲁斯的埃尔金勋爵即当时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他于1801年用软硬两手逼迫在希腊的外族统治者奥斯曼帝国当局同意将这